

一部凸現魯迅精神危機和内心痛苦的傳記；  
寫下對魯迅和他那個時代的理解，  
也包含作者對自己和這個時代的理解。

# 無法直面的人生

## 魯迅傳

王曉明〇著

魯迅的一生，從他稍懂人事的時候起，就不斷陷在處處碰壁的困窘當中。他不斷地奔路而走，卻又總是遇上了新的窮途和歧路，常常獨自在心裡咀嚼人生的悲哀，陷入無法排遣的陰鬱之中。他一生都落在命運之神的牢牢的掌握之中，接連

的碰壁，走投無路，可

在他自己，這一

生却正是不斷

抗拒命運的啓示，不斷從悲觀和絕望中逃





王曉明◎著

# 魯迅傳

## 無法直面的人生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無法直面的人生：魯迅傳／王曉明著。--初版

--臺北市：業強出版；臺北縣新店市：

聯合發行中心發行，1992[民 81]

面； 公分，--(中國文化名人傳記；

11)

ISBN 957-683-087-7(平裝)

1. 周樹人-傳記

782.885

81005722

中國文化名人傳記⑪

◎著者.....王曉明

## 無法直面的人生——魯迅傳

業強出版社

地址：台北市中華路2段163巷6號2樓

電話：(02) 3043-1511

傳真：(02) 3043-1511

郵撥：074381219 業強出版社

陳春雄

張碧珠·朱淑芬·焦麗蘭·徐欣嫻

蔡森江·潘俊傑

聯合發行中心

地址：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2F

電話：(02) 21835655(代表號)

傳真：(02) 2183619

台中分公司

台中市遼陽北一街13號

電話：(04) 2306629

傳真：(04) 2306624

蕭雄淋律師

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局版台業字第3220號

新台幣一八〇元整

定價

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初版

如有破損或缺頁，請寄回更換  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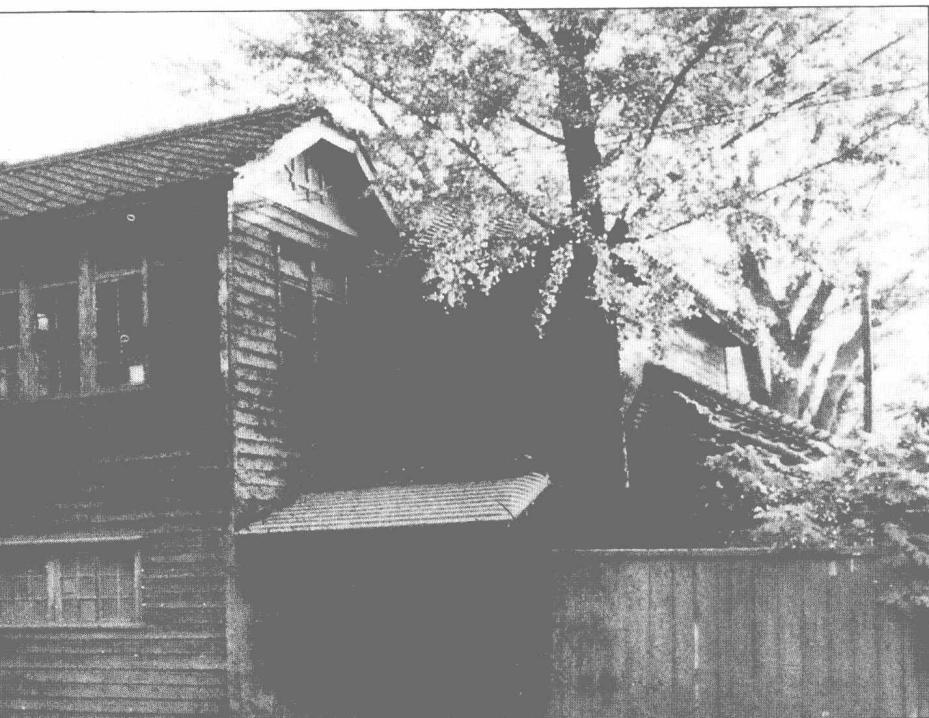


◎魯迅的出生地——紹興城裡東昌坊口新臺門。



◎魯迅的故鄉—浙江紹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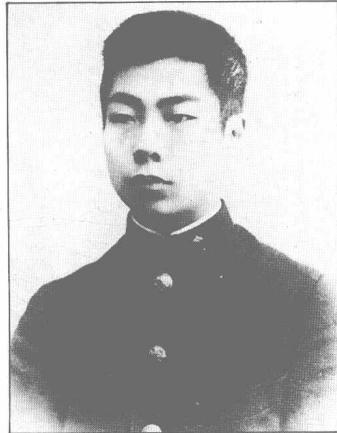
◎1903年，魯迅在日本留學，開始編譯小說。



◎魯迅在日本就讀的仙臺醫專舊址。



◎ 1909年回國，任教於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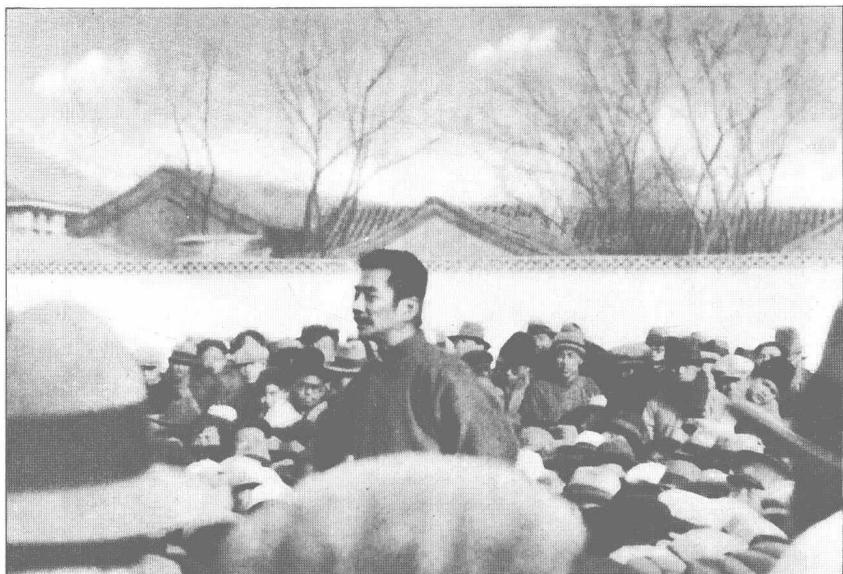
◎ 1904年，畢業於弘文學院速成普通科時攝。



◎1930年五十壽辰，魯迅攝於上海，他的寫作道路正值顛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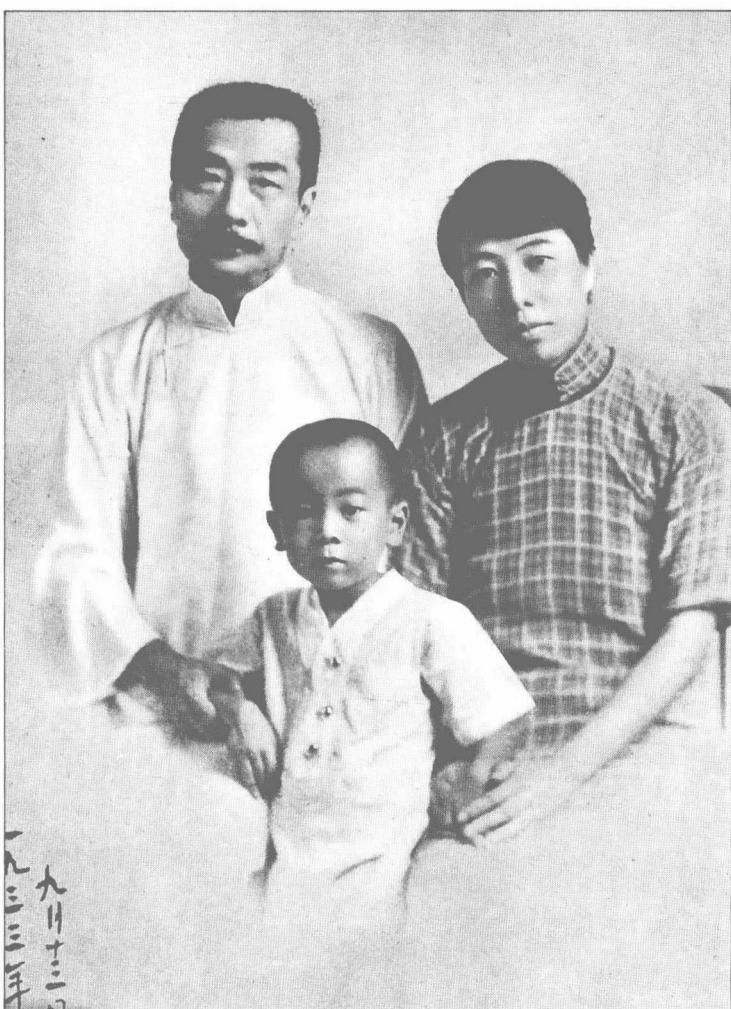


◎魯迅上海故居的臥室兼工作室，一派簡樸本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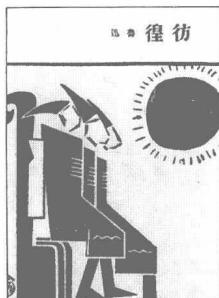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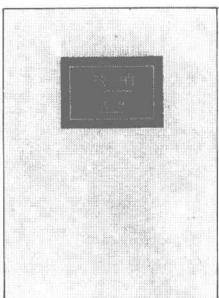


◎1932年，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演講。

◎1927年1月，攝於廈門南普陀。



◎1933年全家攝於上海。



◎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分別為魯迅的第一、二部小說集。



◎盧沈所繪魯迅畫像「月光如水照淄衣」。



◎上海虹口公園內所立的魯迅像。

# 出版緣起

《中國文化名人傳記》是業強出版社的一項宏大計畫；它旨在打破時空限制，讓當代讀者直面中國文化羣巒上的奧林匹斯諸神，在與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們心靈交感和精神對話中，尋找和確定我們當代人安身立命的價值取向。

人類在不斷反省中進步。當我們步入本世紀的最後十年，又一次面對世紀末的種種困擾之時，我們更需要靜心反思我們走過的路，尤其是這一百年來，我們究竟做對了什麼，做錯了什麼。一百年是歷史長河中極其短暫的一瞬間，但是，中西文化的撞擊和交融，新舊文化的蛻變與交替，使這個時代包容了中國文化史上從未有過的豐富性。本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洶湧的文化變革中付出過特別沉重的代價，因此也最有權利要我們充分重視他們的實踐經驗，從他們為開創文化華路藍縷的艱難歷程中，獲得走向未來的智慧和勇氣。也許，二十世紀的文化只是這座巍峩的奧林匹斯山最底層的部分，但是，路必須由最下面往上走。

文化名人是一個涵蓋面很廣的概念，它包含思想、哲學、文學、藝術、科學以及一

切文史領域中曾經做出過傑出貢獻的人們，無論是以高尚人格和創造性發明進入成功者的行列，還是以失敗的代價成為後來者前進道路上的一塊階石，只要是為中國文化的繼往開來認真付出過心血與才智，只要是曾經為尋求真理，捍衛真理而不屈鬥爭過，這樣的人，這樣的知識分子，都應該成為樹碑立傳的主人，因為他們的一生，是當代思想文化發展的最好見證。

這是一項有意義，同時又很艱巨的工程。作為第一步，我們準備先出版現代文化名人傳記，進而再推向古代；在各種領域範圍中，將先出版文學家傳記，進而再推向文史各類。我們不想好高騖遠，只求腳踏實地，成功一種出版一種，以涓涓細流匯集起濤濤江河。

這套叢書系列將是海峽兩岸學人通力合作的結晶。大陸近年湧現出一批見解深刻，膽識俱全的中青年學者，他們在文革廢墟中成長，帶著對人生、社會和歷史的獨特理解去研究文史學科，尤其是研究現代文化和文學。他們從資料的搜集到觀念的更新，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。本系列願意將他們辛勤耕耘的成果及時介紹給臺灣的讀者，以起到真正溝通兩岸學術思想，促進兩岸文化交流的作用。

# 序

爲魯迅寫一部傳，一部凸現他精神危機和内心痛苦的傳，是我久蓄於心的願望。我曾經那樣崇拜他，一直到現在，大概都沒有像讀他這樣，認真而持續地讀過其他人的書。書架上那一套淡綠色封面的《魯迅全集》，大多數分冊的書脊，都被我摩娑得裂了口。我生長在那樣一個荒謬的年代，大陸以外的讀者也許想像不到，我十七、八歲的時候，唯一可以自由閱讀的非「領袖」著作的全集，就是《魯迅全集》。偏偏那裡面的思想是如此深刻複雜，文字又那樣生動有力，它們自然會深入我的靈魂，在我的意識深處沈澱下來。在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裡，只要有什麼事情強烈地觸動我，我就多半會想起它們。譬如，從稍懂人事起，我在生活中幾乎隨處都感覺到人民的盲目和愚昧，種種大的事情且不去說，就是走在街上，也會看見歹人白晝作惡，周圍的人羣中卻無一人上前喝止；去乘公共汽車罷，車子還沒停穩，身強力壯的小伙子已經一哄而上，將下車的老婦人擠得踉踉蹌蹌；每當這種時候，我都會想起魯迅那些刻畫「麻木的國人的魂靈」的小說，想起他那「愚民的專制」的論斷。無論是七十年代中

期，我在工廠做工，從廣播裡聽到那些可笑的政治宣傳，禁不住心生厭煩；還是八十年代以後，我開始在大學任教，驚訝於知識界中竟有這麼多卑瑣、狹隘、懦怯和無恥，我都會記起魯迅，記起他對形形色色的愚民術的憎惡，記起他那句「中國其實並沒有俄國之所謂知識階級」的沈痛的告白。不用說，我選擇文學批評作自己的職業，那樣忘情地與人議論社會、民族和人生，甚至被若干年輕的學生譏為「理想主義」，也正是因為魯迅「我以我血荐軒轅」一類的誓詞，在我心頭回盪得太久了。有時候，我甚至在文章上不自覺地模仿魯迅，竭力顯出一臉嚴峻的神色，那就不單是在看待人世的眼光上以他為師，而且在面向人生的姿態，對待自己的期望上，都下意識地與他認同了。

時間飛快地過去，人生體驗不斷增加，我現在對魯迅的看法，自然和先前大不相同。從他對阿Q們的居高臨下的批判當中，我愈益體會出一種深陷愚民重圍的不自覺的緊張，一種發現自己的吶喊其實如一箭射入大海，並不能激起些微浪花的悲哀；從他對歷代專制統治者的輕蔑背後，我也分明感覺到一種無能為力的痛苦，一種意識到思想和文字遠遠敵不過屠刀和監獄的沮喪；從他對形形色色的「知識分子」，尤其是對呂緯甫、魏連殳一類頹唐者的剖析當中，我更看到了他對自己的深刻的失望，對心中那揮趕不去的「鬼氣」的憎惡；從他那強聒不捨的社會鬥士的姿態背後，我還看到了深藏的文人習氣，看到了他和中國文人精神傳統的難以切斷的血緣聯繫。他寫過一篇題為《論睜了眼看》的文章，斷言「中國的文人，對於

人生——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，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」，因此他呼籲人們「取下假面，真誠地、深入地、大膽地看取人生」。可是，我對他的了解越是深入，就越禁不住要認定，他自己也並不能真正實踐這個呼籲，面對自己處處碰壁，走投無路的命運，他就不止一次地發生過錯覺。這也難怪，一個人要直面人生，也須那人生是可以直面的，倘若這直面竟等同於承認失敗，承認人生沒有意義，承認自己是個悲劇人物，必然要沈入絕望的深淵，等待無可延宕的毀滅——你還能夠直面嗎？不幸的是，魯迅恰恰遇上了這樣的人生。他自然要發生錯覺了。我甚至想，能夠懂得這人生的難以直面，大概也就能真正懂得魯迅了吧。我不再像先前那樣崇拜他了，但我自覺在深層的心理和情感距離上，似乎是離他越來越近；我也不再將他視作一個偶像，他分明就在我們中間，和我們一樣在深重的危機中苦苦掙扎。

魯迅屢次說，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夠盡早被人遺忘；在一封給青年朋友的信中，他更說，若有誰以他爲是，他就會覺得悲哀。他辭世已經五十年了，他生活的這塊土地上，卻還有人與他共鳴，以他爲是，他若死而有知，又會作何感想呢？地球已經跨入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，世界上各個地區的人類生活，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，新的危機取代舊的危機，新的藍圖也正在取代舊的藍圖。可是，就在這樣的時刻，依然有人——絕不僅僅是個別人——對魯迅這樣一位半個世紀之前的「絕望的抗戰」者發生強烈的興趣，甚至願意引他爲同道和先驅，這又是怎樣可悲憫的事情！正因爲明白了這一點，我才格外認真地來寫這一部魯迅傳，寫下

我所理解的他一生，也寫下我這理解所包含的種種的共鳴。或許這樣的寫作本身，已經不止是指向他人，也同時是指向自己？或許我最後寫下的，已經不止是對魯迅和他那個時代的理解，也包含對我自己和這個時代的理解了。

一九九二年八月 上海

# 目 錄

序

第一章	幸運兒	1
第二章	天突然坍了	
第三章	離鄉者的淒哀	
第四章	初叛神靈的狂喜	
第五章	猶豫不定的靈魂	
第六章	待死堂	
第七章	戴著面具的吶喊	
第八章	小成功和大絕望	
第九章	從悲觀到虛無	